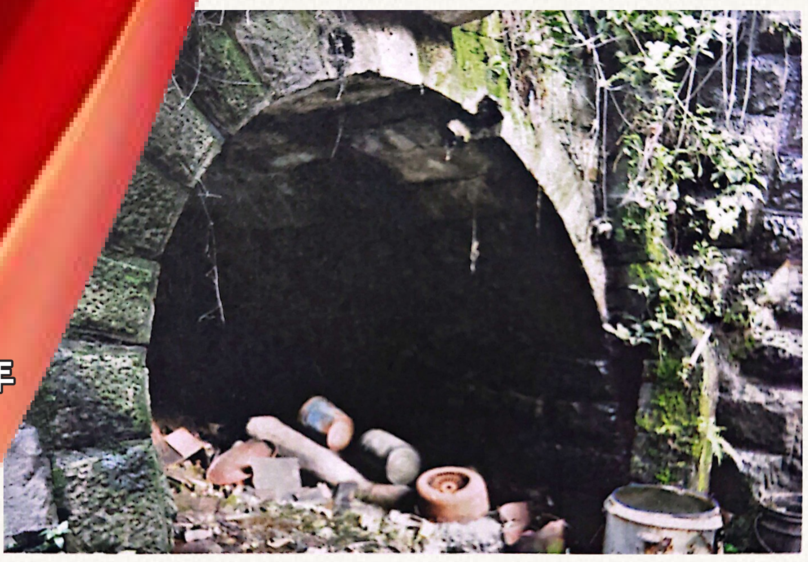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特别报道

人民的抗战·陪都之屏障


位于石角镇蒲河杨家河的钢迁会大建分厂岩洞车间。（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）

位于三江街道的原重庆冶炼厂（电化冶炼厂）大门。通讯员　张学成　摄

1945年8月，綦江小鱼沱张家坝的石灰岩溶洞里，第40兵工厂的工人抹去额头汗水，将刚下线的100万发7.9毫米枪弹装箱。这些从岩洞里诞生的“铁疙瘩”，正沿着綦江航道奔赴前线——此时，距离日本宣布投降没剩几日。在这场民族保卫战中，綦江以其独特的地理禀赋与工业韧性，成为抗战大后方的“兵工堡垒”，那些迁建工厂在高山深谷间铸就了支撑前线的钢铁脊梁。

抗战烽火中的兵工堡垒

地质密码　从勘探图纸到工业基地

綦江的兵工传奇，始于一张张泛黄的地质勘探报告。1934年盛夏，地质专家王嘉猷带领调查组钻进綦江南部的崇山峻岭，他们手持罗盘丈量的不仅是矿脉走向，更是民族工业的生存希望。在后来存入重庆图书馆的调查报告中，王嘉猷用红笔圈出三溪场：“铁矿储量丰、矿质优，南川煤田可炼焦，石灰石沿江分布，此地设厂，实乃天造地设。”

这份报告揭开了綦江地下的秘密——平均含铁量53.62%的富矿，足以支撑大型钢铁企业运转48年。1936年，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的学生李贤诚带着团队继续深入，4个多月采集的一吨多重矿样，在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化验室里，给出了更令人振奋的结论：綦江铁矿不仅品质优良，更兼具“开采易、煤源近、运道便”的优势。李贤诚在《綦江铁矿志》中特别强调：“偏处腹地，可避敌机威胁”，这句预言在数年后的战争中被反复验证。

勘探者的脚步未歇，战争的阴云已至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兵工署迅速派遣杨继曾司长率团入川，紧急勘察各兵工企业可迁建的地点。次年，国民政府紧急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，杨继曾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。他带领员工在日机轰炸下，将武汉地区近6万吨机器设备抢运入川。这些拆卸下来的车床、熔炉，沿着长江逆流而上，最终在綦江的山谷间重获新生。正如《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》所记载，至1938年，綦江已形成“铁矿—煤矿—钢铁厂”的完整产业链雏形，等待着战争的淬炼。

岩洞车间　在烽火中锻造利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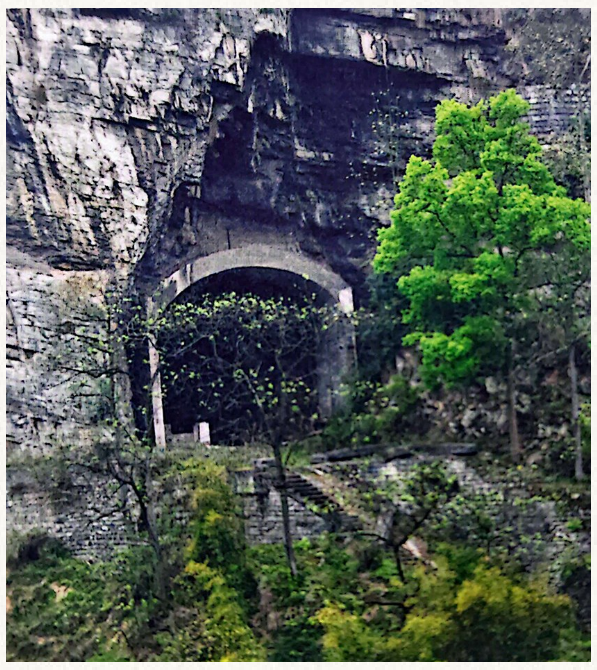
1939年深秋，一群操着广西口音的工人在綦江小鱼沱张家坝炸开岩洞。第40兵工厂从柳州迁来时，带来的不仅有700多名技术骨干，更有每月生产数万发枪弹的迫切使命。初期，工人们就在可容数千人的石灰岩溶洞里架设机床，潮湿的岩壁上悬挂着“多造一发子弹，多杀一个倭寇”的标语。

1942年，这家兵工厂的工人总数增加到1400多人。设立的7个生产所各有专攻：一所的炼钢炉日夜通红，二所、三所的机器哒哒作响生产子弹，四所、五所赶制枪榴弹，六所的炮弹车间与七所的木箱车间形成流水作业。至1943年，该厂划属第21兵工厂，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21兵工厂綦江分厂。他们创造出了惊人产能——仅1945年8月就生产7.9毫米枪弹100万发、八二迫击炮弹1万发，全部运往抗战前线。但辉煌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：工人月薪仅够买平价米，家属要走十几里山路才能买到盐巴，1943年物价飞涨时，忍无可忍的工人举行罢工，最终迫使厂方加薪30%。

1941年，资源委员会将原所属的重庆炼铜厂、綦江纯铁炼厂与綦江炼锌厂合并，组建为电化冶炼厂。位于三溪场（今三江）的这家工厂，在留洋归来的总经理叶渚沛带领下，技术人员奋力攻克纯铜冶炼难关。这家由资源委员会组建的工厂，聚集了700多名工人，在没有电力、缺乏自来水的条件下，硬是用人力挑水、土法烧砖建起厂房。据《重庆冶炼厂志》记载，进口设备在滇缅公路运输中屡遭损失，工人们就拆解旧机器拼凑；原料短缺时，他们创造性地用本地矿石试炼出合格的电解铜。这些闪烁着金属光泽的产品，很快变成了前线急需的电线、炮弹引信。

交通机械厂的迁移轨迹更显悲壮。这家从南京迁出的军工企业，历经5次辗转，最终在綦江桥河落脚。工人们在庙宇里安装机床，用“飞剑”牌商标生产活动扳手、气门铰刀等军车配件。1944年转型生产发动机零件时，他们发明的“土法淬火”工艺，让齿轮硬度达到军用标准。如今存于重庆市档案馆的订单显示，仅1943年，该厂就向前线输送了10万件修车工具。

血肉代价　后方百姓的奉献与牺牲


位于赶水镇张家坝的40兵工厂岩洞车间，基本保持了抗战时期原貌。（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）

大建分厂的高炉烟囱尚未立起，一场意外事故撕开了战争年代的民生疮疤。1941年11月5日，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卡车在綦江三溪河边失事，9名工人遇难。据档案记载，家属领到的一次性抚恤金仅够买5个月的平价米——这组数字背后，是綦江百姓为工业迁建付出的沉重代价。

第40兵工厂建厂时征用张家坝土地，因经费拮据迟迟未能赔付。当地农民黄合仲在给军政部的诉状中写道：“田产被占，赋税照缴，一年后赔偿款贬值过半”。即便兵工署承诺增加5倍赔付，仍赶不上物价涨幅。类似的纠纷在大建分厂修建时再次上演：为铺设运煤轻便铁道，拆除的民房赔偿款拖延至战后发放，此时货币早已形同废纸，不少农民被迫进厂做工或流落他乡。

但是，苦难从未磨灭韧性。东溪镇的吴举宜家族将世代经营的铁厂联合组建东原公司，1937年至1945年，这家民营企业试炼出军工急需的灰口铁，产品被第21兵工厂誉为“前线急需的硬通货”。在赶水镇的铁矿坑口，当地矿工发明“人拉肩”的土法采矿，用麻绳捆着矿砂沿悬崖栈道运送，确保每月数千吨矿石供应。正如《綦江历史简明读本》所记：“每发炮弹的诞生，都凝结着矿工的血与汗。”

钢铁洪流　支撑抗战的工业网络

1941年，当大渡口钢铁厂遭日机持续轰炸时，綦江蒲河乡的大建分厂悄然启动。这座隐藏在老瀛山脚下的秘密工厂炼出的生铁，通过轻便铁道运往前线兵工厂。档案显示，至抗战胜利，綦江铁矿累计产出约20万吨铁矿石，电化冶炼厂生产的纯铜、纯锌，直接保障了军工通讯与武器制造。

这些分散在河谷岩洞中的工厂，形成了严密的协作网络：南桐煤矿的焦煤经水运至三溪场，与綦江铁矿砂在高炉中熔炼成钢；第40兵工厂的枪弹与交通机械厂的军车配件，通过綦江航道3天内即可抵达重庆；东原公司的铁锅除供应后方，还被改造成地雷外壳。据《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》统计，抗战后期綦江工业产值占重庆大后方军工生产的15%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兵工粮仓”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小鱼沱。第40兵工厂的工人们没有停工，而是将最后一批枪弹装箱——他们想“要让这些子弹见证胜利”。3个月后，工厂开始迁回柳州，但那些凿刻在岩壁上的机床基座、冶炼厂的砖窑残垣，永远留在了綦江的山水间。

文/简小军

编后语

历史的回响激荡在人民心中

历史长河奔涌不息，抗战精神代代相传。

回望抗日战争14年的烽火岁月，地处抗战大后方的綦江，以巨大的牺牲和坚韧的毅力，为民族存亡贡献出磅礴力量，在中华民族伟大抗战史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綦江的抗战史，是一部血与火交织的史诗。1940年7月至1941年8月，日军出动飞机100多架，对綦江策划实施3次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，给綦江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。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，5000余名綦江子弟以血肉之躯保卫河山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綦江的抗战史，是一场人民力量的团结凝聚。出钱、出粮、出物，出工、出地、出人，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，綦江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，为民族复兴而战，为人类正义而战。3万余儿郎奔赴战场，奋勇杀敌血洒疆场；万余民工日夜开山劈石，4个月打通陆上交通“生命线”；11座船闸串起綦江水系航运，撑起大后方的工业命脉；百里矿区机声轰鸣，42万余吨铁矿砂、煤等战略物资逆流而上运达重庆……每一个数字背后，都是人民伟力的生动体现，都彰显同仇敌忾、奋起反抗的坚决斗志。

綦江的抗战史，是一种精神信念的胜利宣言。面对日机轰炸，綦江人民“愈炸愈强”，在废墟中挺起不屈的脊梁；共产党人以笔为枪，以校为垒，播撒救亡火种；科学家叶渚沛以钢铁铜锌为弹药，把实验室作为战场开创工业奇迹；教育家李世璋以渝南中学为掩护，在隐蔽战线筑起进步思想堡垒……綦江大地上，处处闪耀着爱国情怀、民族气节的光辉，至今熠熠生辉。

昭昭前事，惕惕后人。8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硝烟已尽，但历史的回响依然激荡在人民心中。奔流不息的綦江河、松柏常青的烈士陵园、矗立大山的兵工厂遗址，仿佛仍在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。

历史承载过去，也启迪未来。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力量，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，自强不息、砥砺奋进，在新的征程上创造出实打实的新业绩，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！

位于三江街道的电化冶炼厂遗址。（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）